

早期北方官話文獻中的“頭”綴及其 歷時演變*

The suffix “Tou” in Early Northern Mandarin Literature and its
Diachronic Evolution

◎ 郭利霞、孫佳樂

提 要：通過共時和歷時的考察，文章大致厘清了後綴“頭”的用法及其在北京官話和冀魯官話中的分布。自東漢以來，“頭”相繼出現了構成方位詞、構成時間詞、構成具體名詞、構成抽象名詞、構形成容詞及“數詞+頭”的用法，前4類用法分布廣泛。“X頭”做形容詞的用法分布較窄，詞語較少，“數詞+頭”分布範圍最窄。“V/A+頭”做具體名詞的用法在官話方言很常見，由於X和“頭”搭配後語義的多元性，不同方言點“X頭”可能意義迥異，但發展路徑大同小異，均可追溯到“頭”的方位、形狀、性質維度。

關鍵詞：詞綴；頭；北方官話；共時；歷時

Key words: affixes; tou; Northern dialect; synchronic; duration

詞後綴，如：上頭、前頭、裏頭。

一、從戴遂良和閔宣化記錄的“頭”說起

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讀輕聲的“頭”做名詞後綴，用於名詞、動詞、形容詞後，如：木頭、苗頭；念頭、看頭兒；準頭、甜頭兒；還可做方位

“頭”讀原調共14個義項，其中4個義項容易跟後綴“頭”相混：1)義項3——錶物體的頂端或末梢，例如：山頭兒；2)義項4——指事情的起點或終點，例如：話頭兒；3)義項5——指物品的殘餘部分，例如：佈頭兒；4)義項6——指頭領，為首的人，

* 2022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元明清至民國北京話的語法演變研究與標注語料庫建設”(22&ZD307)的階段性成果。

例如：工頭。這幾類本文不做為重點考察對象。

戴遂良(Léon Wieger, 1856-1933年)《漢語入門》記錄的是河間府方言，書中有 25 例“N+頭(兒/子)”：木頭、石頭、骨頭、拳頭、舌頭、指頭、碼頭、浪頭、枕頭、墳頭、麵頭、丫頭、句頭、年頭、勁頭(兒)、日頭、磚頭、饅頭、眉頭兒、火頭兒、轡頭子、籠頭、靴頭兒、窩窩頭、先頭，如：

(1) 把這本書交給李先生，著他給我點句頭標點符號。

(2) 活個七十八老的，也沒經過這個年頭。

(3) 二月十五這會兒，六下鐘沒日頭。

(4) 有一隻兵船到了碼頭著。

(5) 著的這把火不小，這麼遠就望見火頭兒火焰了。

(6) 這匹黑馬忒性大，跑開了就摟不住轡頭子了。

(7) 我才買了隻靴頭兒。

(8) 他也不家想什麼事兒呢，我見他皺著眉頭兒呢。

“V+頭” 33 例：對頭(兒)、為頭目標、吃頭吃的東西；值得吃、喝頭、待頭、活頭、說頭、管頭、過頭、鬧頭、玩頭、混頭、打頭、使頭、穿頭、做頭、看頭、聽頭、抽頭抽屜；抽煙的意義、想頭、圖頭、念頭、來頭、賺頭、指望頭、交接頭、答理頭、拾掇頭、發跡頭、靠頭、浮頭、餘頭、交往頭，如：

(9) 桌子上有抽頭抽屜，方便的多。

(10) 小鄉村兒裏賣什麼的也沒有，來個客沒個吃頭。

(11) 山藥趕著下來沒吃頭。趕傍年子這會兒可就有了吃頭了。

(12) 棗酒沒喝頭。要說有喝頭，還是紹興酒。

(13) 這屋裏頭忒冷，沒待頭。生上個火盆就有了待頭了。

(14) 成天兒家挨打受氣的，有什麼活頭呢。

(15) 洋布沒穿頭，粗布可就有穿頭。

(16) 我當媒人，為的是兩下裏好，沒有別的圖頭。

(17) 拾掇完了還有什麼拾掇頭呢。

(18) 浮萍草在水浮頭漂者。

“V頭”可以是具體名詞，也可是抽象名詞，如“吃頭”在例(10)中指吃的東西，在例(11)中指“值得吃”。

“方位詞+頭” 9 例：東頭、西頭、北頭、裏頭、外頭、前頭、後頭、上頭上面；在……方面、下頭，如：

(19) 到商家林北頭，就是河間邊界。

(20) 俺們村裏，東頭姓劉的多，西頭多有是姓馬的。

(21) 趙先生世路人情上頭很通達的。

A+頭(兒/子)” 2 例：老頭兒/老頭子、硬頭子，如：

(22) 硬頭子東西，吃的肚裏消化不開。

“數詞+頭”：三頭二十畝、三頭五百，如：

(23) 種著個三頭二十畝的，值不值的養活大牲口。

(24) 這一趟賺了多少錢哎。也不過賺個三頭五百的，沒有什麼大來頭。

閔宣化(Jos Mullie, 1881-1976)《北部北京官話口語入門》中有 30 例“N+頭(兒/子)”：指頭、骨頭、拳頭、舌頭、石頭、木頭、日頭、浪頭、饅頭、麵頭、碼頭、眉頭子、勁頭(兒)、年頭(兒)、靴頭(兒)、火頭(兒)、罐頭、墳頭、籠頭、枕頭、鎖頭、跟頭、主意頭、出息頭、墻頭、丫頭、圍頭兒、鋤頭、早晨頭(兒)、先頭，如：

(25) 吃了饅頭當了飯。

(26) 河裏發水起頂大的浪頭。

(27) 你掛上鎖頭吧。

(28) 這個孩子沒大出息頭。

(29) 他那個丫頭長的頂埋汰。

(30) 你說他，他也不諳聲，也不言語，就跟沒聽著一個樣，好主意頭固執。

(31) 趁著早晨頭涼快，快走吧，等太陽出來，一會兒就熱起一會兒了。

24 例“V+頭”：為頭、過頭、抽頭、待頭、活頭、鬧頭、混頭、打頭、使頭、穿頭、做頭、看頭、管頭、落頭、賠頭、喝頭、吃頭、說頭、想頭、聽頭、扣頭、對頭（兒）對付：對手，敵人、浮頭兒、念頭。閔宣化指出“頭”有“傾嚮於……，值得……，適合……（fit…to…; apt…to; worth to…）”的含義。

(32) 總而言之，人在世上所作的事，大凡都有個為頭。

(33) 過日子要是一年強起一年，就有個過頭。

(34) 看病人的光景，沒大活頭。

(35) 親兄乃弟打官司沒打頭。

(36) 假煙袋杆兒沒使頭，肯裂。

(37) 那個事沒管頭，誰管誰得落不是。

(38) 還是好白乾兒有喝頭，黃酒沒喝頭。

8 例“方位詞+頭（兒）”：南頭兒、北頭、西頭（兒）、東頭（兒）、上頭（兒）、下頭（兒）、裏頭（兒）、外頭（兒）。如：

(39) 營子南頭兒一挨著三個大門兒，當間兒那個大門兒就是王永。

3 例“A+頭（兒）”：靈頭、老頭子、力巴頭兒，如：

(40) 你找個行家子看這個活吧，我們都是些個力巴頭兒外行。

(41) 這個孩子頂靈頭聰明。

2 例“數詞+頭”：三年兩頭、一頭二百元。如：

(42) 這個年頭要想做個買賣，對勁兒就能落個一頭二百元的。

戴遂良和閔宣化書中“N+頭”和“V+頭”用例相同的各 21 例，“方位詞+頭”搭配一致的 7 例，“A+頭”搭配一致的 1 例。閔宣化在前言中指出河間府屬於南部北京話，熱河屬於北部北京話。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1987），閔宣化記錄的熱河方言屬於北京官話，戴遂良記錄的河間府方言屬於冀魯官話，因此下文側重考察“頭”在北京官話和冀魯官話中的分布。

二、“頭”在北京官話和冀魯官話的共時分布

2.1 北京官話

老北京土話後綴“頭”讀作輕聲時一般指事物名詞和抽象名詞。附加在名詞性成分後：①構成具體名詞：杠頭好爭辯的人、耳頭耳朵、日頭太陽。②構成抽象名詞，如：肉頭食物入口有柔軟感。

附加在動詞性成分後：①構成具體名詞，表示人物的如：刺兒頭指不好對付的人；表示工具、物品的如：當頭指用以典當的衣物。②構成抽象名詞的如：想頭指望、希望。

附加在形容詞性成分後：①構成具體名詞指人：老實頭老實的人、憨頭憨厚之人。②構成抽象名詞：甜頭、苦頭、懈頭兒鬆弛的程度。

“X 頭兒 / 子”：① X 是名詞性成分：指人：蠟頭兒受困為難的人、手藝頭子對工人的輕蔑稱謂，指物：糖頭兒指騙子的誘餌、炕頭兒炕面靠近灶火的一邊、擰頭兒扭動閘門的柄，又指轉鈕、嘴頭子嘴唇的四周，又指嘴、個頭子身高；靴頭子一種舊式棉鞋，抽象名詞：寸頭兒巧勁兒、精神頭兒精力。構成時間名詞：晌和頭兒中午一段時間、先頭兒不久以前。② X 是動詞性成分：浮頭兒最上層、表面、訛頭兒可以用來詭詐的理由、扒頭兒可以用手扒住的東西。③ X 是形容詞性成分：悶頭兒保特沉默的人、甜頭兒味甜的黃酒。（盧小群 2017：143-

145, 本文使用“成分”一詞, 盧文為“語素”)

承德縣下板城“頭”可構成方位詞: 上/下/前/後/裏/外頭(以上“頭”讀輕聲)、東/西/南/北頭兒(以上為原調), 構成時間詞: 鐘頭、晌午頭兒、先頭兒, 構成具體名詞: 石/日頭、磚頭兒、褲頭兒、肩膀頭兒、年頭_{年景}、丫頭、倔頭_{倔強的人}、找頭_{找回的零錢}、抽頭_{抽屜}, 構成抽象名詞: 風/念/苦/吃/喝頭、精神頭兒。“肉頭、滑頭、靈頭”可做形容詞。有“三頭五百/十、一頭兩百元、三頭兩百”的說法。

隆化“頭”可構成方位詞: 上/下/前/後/裏/外頭、東/西/南/北/浮頭兒, 構成時間詞: 鐘頭、先頭兒, 構成普通名詞: 石/磚/日/枕/指/拳頭、褲頭兒、肩膀頭兒, 構成抽象名詞: 風/念/苦/吃頭、精神頭兒。有“三頭五百、三頭兩百”的說法。

廊坊香河縣“頭”可構成方位詞: 上/下/前/後/裏/外頭、東/西/南/北頭兒, 構成時間詞: 鐘頭兒、五更頭兒、前頭_{前幾天}、先頭兒, 構成普通名詞: 石/日/鎖/吃/擋頭、磚頭兒、褲頭兒、老頭兒、倔頭兒, 構成抽象名詞: 風頭兒、苦/甜/吃頭。

2.2 冀魯官話

河北獻縣輕讀的“頭”可構成方位詞: 上/下/前/後/裏/外頭、浮頭兒, 構成時間詞: 鐘頭、先頭兒_{早先、一開始}。構成具體名詞如: 石/枕/指/拳/丫/杠/找/掛/擋頭。構成抽象名詞如: 念/苦/甜/吃頭、風頭兒、精神頭兒。作形容詞用如: 滑頭、靈頭、肉頭。“頭”讀原調如: 磚頭、老頭兒、倔頭, 東/西/南/北頭, 三天兩頭、一頭二百_{一兩百}、三頭兩百。

天津“頭”可構成方位詞: 上/前/裏頭、東/西/浮頭兒, 時間: 鐘頭、晌午頭兒, “N/A/V+頭”構成具體名詞: 石/日/枕/指/找/掛/靠頭, 苦頭兒_{苦味}, 構成抽象名詞如: 風/吃/喝頭、精神頭兒。“苦頭兒、甜頭、酸頭”表味道讀原調, 其他均輕讀。

河間市故仙鎮前辛莊“頭”可構成方位詞: 上/

下/前/後/裏/外頭、浮頭兒, 時間: 鐘頭、晌午頭、先頭兒, “N/A/V+頭”構成具體名詞: 石/磚/日/枕/指/拳/蓋/吃/找/挑/掛/靠頭, 苦頭兒, 抽象名詞如: 風/吃/喝頭、精神頭。“苦頭兒、甜/酸頭”表味道時讀原調, 其他均輕讀。“A+頭兒”可做形容詞, 如: 這人很靈頭兒。還可說“三頭五百_{三五百}、一頭二百_{二百}”。

據郝世寧(2002), 河北邢臺方言輕讀的“頭”除了和普通話一致的, 用法還有: 1.V+頭(兒)既可指具體名詞, 也可做抽象名詞。2. 方位詞+頭, 如“裏頭”。3. “A+頭兒”構成名詞, 如“長頭兒_盃、多頭兒_{多餘的}”。據筆者調查, 新河、巨鹿“X頭”均可構成時間詞, 巨鹿還有“三頭兩百、三頭五百/十、三頭二十”的說法。

河北寧晉縣鳳凰鎮的“頭”綴可指人, 如: 刺頭、上頭_{領導}、下頭_{下級}、力巴頭_{有幹勁的人}、倔巴頭、愣頭_{魯莽的人}。N+頭: 日/磚/罐/鉢/眉/苗頭、由頭_{藉口}、興頭_{興致}; 方位詞+頭, 如: 上/裏/前頭; 時間詞+頭, 如: 年頭_{年景}、晌午頭_{中午}; A+頭, 如: 甜/苦/準頭; “V+頭”非常能產, 可做抽象名詞, 如: 買/唱/嘔/過/琢磨/忙活頭、派頭_{氣派}, 做具體名詞如: 找/挑/吃/擋頭、給頭_{給的東西}; 量詞+頭, 如: 塊頭_{身材}、個頭。(張舒, 2015)

據《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2002), 濟南“頭”(輕聲)可做名詞後綴: 木/舌/磚/罐頭, 也可位於方位詞後構成方位詞: 前/上/下/裏/外頭(5656頁)。“V/A+頭兒(輕聲)”多表抽象事物: 喝/盼/甜/苦頭兒, “有/沒+V+頭兒”表是否值得做, 如: 有奔/嚼/玩兒頭兒、沒吃/幹頭兒。(5669頁)據我們調查, 濟南話“V+頭”也可做具體名詞, “頭”輕讀, 如: 給我點兒吃頭。“X頭”指人如: 老頭兒、刺兒頭、這個孩子是個力巴頭_傻(以上“頭”重讀)。“丫頭”的“頭”讀原調。

山東淄博方言“頭”的用法有：1.N+頭，如：石/木/磚頭、褂頭短袖衫；構成方位名詞，如：後/上/外/裏頭；構成抽象名詞，如：風/兆/勁頭。2.V+頭，如：說/玩/轉/賺頭。3.A+頭，如：甜/酸/青頭。指人的如：二婚頭、絕戶頭沒有子女的人。（肖燕飛，2007）

山東萊蕪方言的“N+頭”可表身體部位或器官，如：舌/拳/眉頭；表具體物體，如：石/木/斧/榔頭；指抽象物體，如：氣/風/精神頭；構成方位詞，如：後/裏/前/上/西/南頭；構成時間詞，如：晌午頭、年頭。“V+頭”表動作行為的價值和意義，如：吃/奔/幹/想/耽擱頭。“A+頭”可做具體名詞，苦頭苦味、甜頭甜味、酸頭酸味。也可做抽象名詞，如：甜/苦頭；表具有這種特性的人，如：離巴頭做事不靠譜的人、邪咕頭脾氣倔，不聽話的人。（田洪燕，2011）

我們把各類用法列表如下（本文把方位詞、時間詞從名詞中獨立出來）：

表 1 北京官話和冀魯官話後綴“頭”的用法

	方位	時間	名詞			形容詞	數量
			具體		抽象		
			意義不變	意義改變			
北京官話	北京	+	+	+	+	+	
	隆化	+	+	+	+	+	+
	承德下板城	+	+	+	+	+	+
冀魯官話	獻縣、河間	+	+	+	+	+	+
	邢臺	+		+	+		(+)
	濟南	+		+	+	+	
	淄博	+		+	+		
	萊蕪、寧晉	+	+	+	+	+	

綜上所述，“X頭”可構成方位詞、時間詞、做具體名詞、抽象名詞、形容詞、約數。

構成方位詞時，X 最常見的是方位詞，也可以是名詞或形容詞。構成時間詞時，X 最常見的是時間詞，也可以是方位詞或名詞，如：前頭、鐘頭、先頭兒。

“X頭”做具體名詞時，X 可以是名詞、動詞、形容詞，“N頭”意義有時跟 N 一致，有時不一致，一致的主要是身體部位及名物詞，如：指/磚/日/斧/鋤/褂頭等，不一致的一般轉指人或物，以老北京話為例，“N+頭”如：木頭指棺材、黑炭頭臉皮發黑之人。

“A+頭”如：蔫頭好隱忍不與人爭執的人、苦頭兒苦味的酒或輕微的苦味，“V+頭”如：扒頭兒可以用手扒住的東西、纏磨頭遇事纏繞磨須或爭議不休的人。“頭”讀原調時，“X+頭（子）”指人傾向於貶義。

“X頭”做抽象名詞時，其中的 X 最常見的是動詞，一般用於“有/沒 V 頭（兒）”或“有什麼 V 頭（兒）”，傾向於否定。也可以是形容詞和名詞，如：甜/苦/風頭。以上用法廣泛分布於北方方言（包括北方地區的官話方言和晉語）。

大多數方言點“X頭”有形容詞用法，但數量有限。“數詞+頭”表約數限於戴遂良和閔宣化記錄的河間府、熱河和邢臺一帶。

三、“頭”的歷時考察及“頭”各種用法的關係

3.1 “頭”的歷時考察

李小軍（2016）梳理了王力（1958）、太田辰夫（1958）、朱慶之（1990）、魏兆惠、鄭東珍（2007）對詞綴“頭”出現時間的探討，認為詞綴“頭”東漢已經出現沒有問題。

蔣宗許（2009）也認為後綴“頭”產生於東漢，發展於六朝，盛行於唐宋以後。唐以前，“頭”做方位詞後綴常見；唐五代後，除了普通名詞和時間名詞，還常見於身體名詞後，表身體某一部分，還有用於動詞、副詞後的；宋代以後，構詞能力進一步加強，常構成抽象事理的新詞，如：事/名/彩/望/甜頭等；清代，“頭”綴用於動詞後，構成表

“有……價值”的抽象名詞，後面有時還帶“兒”綴。

宋開玉（2008）描寫了明清山東方言中的名詞後綴“頭”，認為它可構成方位詞：後/外/上/南/北/東/水/轉角頭；可構成時間詞：年/日/明朝/夜/前/後/先頭。如：

（43）風餐雨宿，走了二十八個日頭。（清·西周生《醒世姻緣傳》第5回42頁）

還有構成指人、指動物、指身體部位或器官、指職業或職務、指器物等的名詞的用法。指人如：對/敵頭、生頭_{生手}、養漢頭_{有情夫的婦女}、老實頭，貶義色彩強烈。表人的職業職務如：把頭、火頭、牽頭_{牽線搭橋的人，下例指媒人或拉皮條的人}、攬頭_{包攬事務的人}。如：

（44）晁大舍道：“不消說，小青梅這奴才，慣替人家做牽頭；一定牽了和尚，妝做姑子，進來了！快叫門上的來問！”（同上第8回74頁）

表人或動物的身體部位或器官如：舌/眉/鼻/骨/心/肩/拳/嘴頭、指頭兒、準頭_{鼻頭}，表日常器物和自然事物如：榔/鋤/斧/行/磚/石/日/木頭、曆頭_{黃曆}。如：

（45）爛的有鉢頭大，半尺深，心肝五臟都流將出來。（同上第11回104頁）

表抽象事物或事理如：關/氣/勢/名/風/來/想/盼/虛頭、行頭_{技藝}、困頭_{睡意}、甜頭兒。如：

（46）人家的丫頭害病死了，拿訛頭詐人家銀子，賊沒廉恥的強人！（同上第80回726頁）

作形容詞如：正/刁/虛頭、興頭_{興旺}，如：

（47）你沒見他媽是個刁頭老婆麼？（同上第79回719頁）

“頭（子/兒）”均可構成名詞，如：老頭子、嘴頭子、興頭子、跑頭子、甜頭子、嚟根頭子、裹腳頭子、指頭兒、老頭兒、嘴頭兒、零頭兒、甜頭兒、話頭兒。

據鍾兆華（2015：617-618），我們把近代漢語

“頭”綴的相關用法概括為六種（2的用法鍾兆華注為“助詞”）：

1. 方位詞/處所名詞+頭，如：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唐·劉禹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修蔓屋頭綴，大壺簷外垂。（宋·梅堯臣《田家屋上壺》）

2. 時間詞+頭：白日長相見，夜頭各眠。終朝盡日意懸懸。（敦煌曲《南歌子》）|記得春頭來此嬉，梅花太瘦杏花肥。（宋·楊萬里《重九前五日再遊翟園》）|二哥十頭出京，三五日到家。恐知恐知。（宋·歐陽修《與大寺丞發》）|“哥哥，你幾時起身？”“這月二十頭起身。”（《樸通事》）用於日子10的整數後，表示接近某日。

3. N+頭（兒/子）：團團遊了又來遊，無個明人指路頭。（唐·無際《詠走馬燈詩》）|這花娘惱羞變成怒，正尋不著這個由頭兒哩！（明·蘭陵笑笑生《金瓶梅》80回）

4. 動詞（短語）+頭：所至皆以物賂聽頭，訪其國中事宜，但雲唯時與女真爭戰，別無他寇。（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6）|打你個強奪人家良人婦，你是個吃劍頭。（元·無名氏《黃花峪》4折）

5. A+頭：古人樸實頭，明播種者主播種，明樂者主樂。（宋·陸九淵《語錄》卷上）|常待做快活頭，永休開是非口。（元·馬致遠《行香子》套數）

6. “數量詞+頭”表示該數沒有零頭：（典史）作別上馬，竟回衙內，放了那一百兩頭，便將那二百送與知縣。（明·金木散人《鼓掌絕塵》32回）

鍾兆華還收了《世說新語·捷悟》的用例：人餉魏武一杯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眾。眾莫能解。“蓋頭”指用來蓋的東西，這裏指杯蓋，說明“V頭”魏晉南北朝就出現了表具體名詞的用法。這種用法在北京官話和冀魯官話中都很常見，有些方言點非常能產。

筆者在 BCC 和 CCL 語料庫中共檢索到七例“數詞+頭”（不計重複的）：

(48) 那廟裏當家的不空和尚，他手裏卻有幾兩銀子，向來知道他常放個三頭五百的帳。（清·文康《兒女英雄傳續》3回）

(49) 倒是小童說出：“……我們相公，這是路上，盤纏不多，在家裏，三頭五百兩常常周濟人，永遠不說出名姓。”（清·無名氏《小五義》56回）

(50) 鄭申醉言醉語道：“怕什麼！醉了人，醉不了心。就是這一頭二百兩銀子，算了事了！我還拿的動。何況離家不遠呢。（清·石玉昆《三俠五義》96回）

(51) 李存見他醉了，曾說道：‘你這銀裕連要緊。’鄭申還說：‘怕什麼，就是這一頭二百兩銀子算了事了。’其實並沒有見裕連內是什麼。”（同上）

(52) 那一頭二百兩銀子，叫他留著，買棺材裝裏去罷。我先說我不希罕。（清·董蔭孤《案中冤案》14章）

(53) 幹白虹便把一千兩頭，用個大皮匣盛了，叫何壽背著，一同跟去。（清·娥川主人《世無匹》9回）

(54) 蘇錦衣道：“他拿了一千兩頭，要通州的美缺，怎樣做得來？”（清·西周生《醒世姻緣傳》5回）

這幾例均出現在對話中，口語色彩強烈，戴遂良和閔宣化的記錄及現代方言的用法一脈相承，“頭”表示該數沒有零頭，“數詞+頭”整體表約數。從現有語料來看，“數詞+頭”表約數最晚產生於明代，清代使用範圍略廣，現代北方方言只有零星分布。

3.2 “頭”的語音形式及各種用法的關係

3.2.1 能否根據輕讀與否判斷“頭”是否是詞綴？

對這個問題，閔宣化、盧小群、宋開玉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閔宣化列出了“頭”的五種用法，“頭”

重讀時一是表“首領”，如：皂班頭兒，二是表一部分、零部件，如：磚頭子、布頭，“頭”前的音節重讀時“頭”一指腦袋：丫頭、老頭子、靈頭_{腦袋靈光的人}；二表終點、邊，如：西頭兒、上頭、裏頭；三沒有明顯的含義，如：指頭。這三類中，前兩類分別指某類人和方位，換言之，根據是否輕讀，似乎可清楚地分出“頭”是否是詞綴。

盧小群（2019）認為老北京土話“頭”作後綴時讀作輕聲時是真詞綴，一般指事物名詞和抽象名詞。“N+頭”指某種人時，“頭”讀本調，是類詞綴。

據宋開玉（2008），現代山東方言中“斧頭、鋤頭”所指日用器物主要是靠這個器物一端的金屬或其他材質的部分發揮作用，如果“頭”讀重音，往往專指這個部分，如果讀輕聲，就是指整個器具。說明山東方言中“頭”是否詞綴也能據此判斷。週一民（1998：23）則指出，北京話中很多帶重音的“頭（兒）”和後綴“頭（兒）”語義上沒什麼區別，如：窩頭、年頭兒、個頭兒、口頭兒|骨頭、前頭、想頭兒、看頭兒，“|”前是重讀的，“|”後是輕聲的。陸志韋等（1964）就提到重音的“頭”僅憑意義很難跟後置的“頭”區分開，“窩頭”重讀，“饅頭”輕讀，“苗頭兒”輕讀，“派頭兒”重讀，“心頭、口頭”重讀也很難理解，也就是說，輕讀的“頭”是後綴，但重讀的“頭”未必不是後綴。

從方言的表現來看，輕讀與否會影響語義，但並無明顯的虛實之別，山東濟寧“頭”輕讀時，“準頭（兒）”指準確性，不輕讀時“準頭”意思是“一定”。“肉頭”的“頭”輕讀指富有而吝嗇的人，不輕讀指動作緩慢遲鈍者。河北獻縣“肉頭”的“頭”讀原調指行事緩慢的人，輕讀形容動作遲緩。河間話“苦頭兒、甜頭兒、肉頭兒”的“頭”讀原調分別指“苦味兒、甜味兒、食物口感柔軟”，“頭”讀輕聲時“苦頭、甜頭”是抽象名詞，分別指磨難、好處，“肉頭”則形容人動作慢，天津話的“苦頭兒、

甜頭兒、酸頭兒”，日照東港區的“苦頭、甜頭、酸頭”也有類似區別。

徐越（2001）對《倒序現代漢語詞典》的統計結果表明，不讀輕聲的“頭”（51.3%）超過了讀輕聲的（44.6%），其中“名詞+頭”不讀輕聲的達到了62.8%，“動詞+頭”讀輕聲的有72%。筆者對邵燕梅等（2019）所收費縣“X頭（兒/子）”做了初步統計，“頭（兒）”讀原調的（50例左右）超過了讀輕聲的（30餘例）。構成方位詞的“頭”傾向於輕讀，如“裏/外/後/前頭”等，構成時間詞的“頭”都讀原調，如“年頭兒、鐘頭兒、晌午頭兒、月黑頭”等，“N+頭”傾向於讀原調，如“氈帽頭、蛤蟆頭_{蟾蜍}、崖頭_{斜坡}、門臉頭_{額頭}、舀子頭_{金屬或塑膠制的舀水器具}”等，“石頭、芋頭、日頭、籠頭、舌頭”等讀輕聲。“V+頭”無論是作具體名詞還是抽象名詞，都傾向於輕讀，如“搭頭兒、去頭兒、鑽頭、盼頭、看頭”等。“X頭子”22例“頭”讀原調，如：煙袋頭子、零嘴頭子、二婚頭子、汪頭子_{池塘}、剩頭子，只有“梢頭子_{長在末梢的瓜果，比喻品質較差的物品}、麥餘頭子_{打場曬麥或淘麥時挑揀下來的帶殼麥粒、麥穗兒等}”輕讀。

總之，無論著眼於語音還是語義，都很難清楚判定哪些“頭”是詞綴，如果把“頭”綴看做原型範疇，問題則迎刃而解。輕讀的虛化的“頭”是最典型的詞綴，主要是“方位詞/名詞+頭”，如：東頭、空心頭、斧頭、眉頭，其次是表抽象概念的詞綴，主要是“V/A/N+頭”，如：吃頭_{值得吃}、甜頭、勁頭，再次是表某類人或物的詞綴，有“V/A/N+頭”，如：“吃頭_{吃的東西}”指吃的東西，“靈頭”指聰明人，以上“頭”均輕讀，有時伴隨兒化，接下來是指含貶義色彩的某類人以及本文開頭提到的《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中讀原調的“頭”。這樣兼顧了歷時和共時，最典型的詞綴歷史縱深感強，語義虛化，語音弱化，不典型的詞綴形成年代晚，意義實在，保持原調。陸志韋（1964）只討論了輕讀的“頭”，

即最典型的後綴。構成方位詞是“X頭”最早的用法，方言中這類詞一般都輕讀，但獻縣和清徐“東/西/南/北頭”中“頭”均是原調。可見，輕聲與否很難作為判斷是否是後綴的剛性標準。語義虛化和語音弱化不一定同步，二者在實際語言中可能是錯配的。語音弱化的一定是詞綴，但不弱化的未必不是詞綴，另一方面，意義實在一定讀原調，但意義虛化未必輕讀，語義和語音形式也具有“扭曲關係（skewed relation）”。

除了是否輕讀，“頭”兒化與否也可區分詞義，老北京話“門頭”意思是人情、遇事求人，“門頭兒”是專為施粥廠熬粥的師傅；“苦頭_{苦難、磨難}”是抽象名詞，而“苦頭兒”一指苦味的酒，一指輕微的苦味，指具體事物。除了作形容詞和表數量，“X頭”的用法“X頭兒”都有，“X頭子”做具體名詞在北方方言中也不罕見，指人時多帶貶義。

3.2.2 “頭”各種用法的關係

相同的詞語在不同的方言有時意義迥異。如“日頭”在北方方言中一般指太陽，在甘肅定西指日子；河北寧晉“力巴頭”指有幹勁的人，老北京話“力巴頭（兒）”指外行人；“甜頭”最常見的是指好處，也有指甜味或甜酒的。

之所以如此，與X和“頭”搭配語義的多元性有關。“V頭”可構成轉指行為者的指人名詞，也可構成轉指功能的指物名詞。“V+頭”指人時表行為者，相當於“V的人”，如老北京話的“賣頭兒_{菜店負責掌秤的人}”等，指物時一般是類指，相當於“可以V的東西”或“在V方面起作用的工具”，廣泛分布於北京官話、冀魯官話、蘭銀官話、中原官話，如“吃頭”、寧晉的“擋頭_{起阻擋作用的工具}”等，也可指具體的東西，如洪洞的“擦頭_{橡皮}”、日照東港區的“擋頭_{擋風玻璃}”。表對動作相關行為評價的“V頭”，最常見的是表“有/沒有……必要/價值”，受動詞語義制約，有時表“……的目的、理由”等，這種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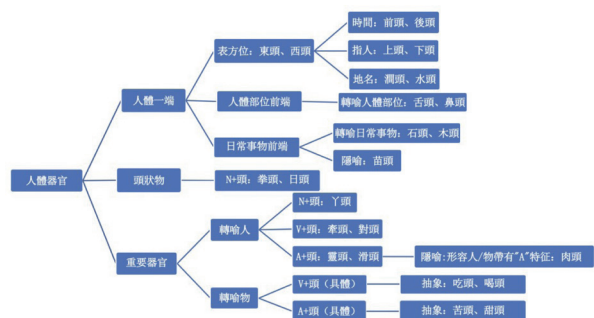
法覆蓋了北方方言。

“A+ 頭”指人或指物時均可轉指屬性擁有者。前者如“靈頭”，後者如“長頭兒_{盈餘}、甜頭兒_{甜酒}”，還可自指“A 的性質”，如濟寧話的“準頭兒_{準確性}”，萊蕪話的“甜頭_{稍甜的味道}”，抽象名詞最常見的是“甜頭、苦頭”，分別指好處和磨難。也可構成方位詞，如“高頭”。

“N+ 頭”以構成方位詞和時間為主，也可指人體部位、工具，也有指人的用法，均是跟 N 相關或具有 N 的特點，進一步構成抽象名詞，如“風頭、兆頭”。

通過共時和歷時兩個角度的考察，我們把“頭”綴的發展過程勾勒如下：

圖 1 “頭”綴發展過程



彭睿（2020）指出身體器官因為其相關位置被用作語法概念的源概念，如“頭”可表達上面的空間。本文考察的北方方言中，“頭”主要表一端，“X 頭”中 X 從方位詞擴展到名詞後才真正表達處所，地名就是表處所的典型用法。“X 頭”構成時間詞，先是跟方位詞和時間詞搭配，進一步擴展到普通名詞後，如文水“空心頭”指吃飯前空肚子的時候。

“頭”是人體最重要的部位，“X 頭”用來轉喻人或物，X 可以是名詞、動詞、形容詞，從不同角度描述人或物，前者如“刺兒/妍/牽/倔/靈頭”，後者如“枕/甜頭”。“頭”控制著人類行為，因此可能被當做抽象概念的參照點，如“吃頭”從吃的東西變成吃的價值，“甜頭”從甜味變成好處或

益處。從空間到時間，從具體到抽象，都是通過隱喻實現的。

無論是從歷時角度還是從共時層面看，“V/A+ 頭”都既可指人，也可指物，還有抽象名詞的用法，具體到某一方言，能跟“頭”搭配的詞語差別很大，北方方言“V 頭”均可表“……的必要、價值”，有的方言大部分動作動詞均可進入，有的則僅限於“看、聽、吃”等個別詞語。“動詞+頭”可轉指受事、施事、工具，“形容詞+頭”可轉指人或物，還可自指，做抽象名詞，“名詞+頭”可構成方位詞、時間、人、物，也有抽象名詞的用法。北京官話、冀魯官話、蘭銀官話、中原官話“V 頭”表具體名詞的用法都很常見，而晉語罕見。有兩種可能：一是晉語“X 頭”的抽象名詞用法是受普通話影響而獲得的，二是在晉語內部自主產生的。如果是第二種可能，則晉語很可能有過“V+ 頭”作具體名詞用的階段。

“X+ 頭”做形容詞及表約數出現較晚，“N/A+ 頭”形容人是從指人演化來的，演化機制是隱喻。“X 頭”表約數最早用於日期表達，後來才產生了其他約數表達法，但無論是文獻還是方言中，這種用法都不發達，現代方言中使用範圍還有進一步縮小的趨勢。

語料來源：

《漢語方言大詞典》（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 1999，中華書局）；《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第 6 卷（李榮主編 2002，江蘇教育出版社）；《老北京土話語法研究》（盧小群 2017，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明清山東方言詞綴研究》（宋開玉 2008，濟南：齊魯書社）；《西安方言語法調查研究》（蘭賓漢 2011，中華書局）；《西安方言研究》（孫立新 2017，西安出版社）；《費縣方言志》（邵燕梅等 2019，商務印書館）；《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 醒

世姻緣傳上/下》(清 西周生著 2013, 北京: 華夏出版社)。

20 種語料來自碩士學位論文, 其中河北師範大學三篇: 《懷來方言詞綴研究》(李曉靜 2005)、《河北省寧晉縣鳳凰鎮方言後綴“-子”“-兒”“-頭”》(張舒 2015)、《河北唐縣方言詞匯研究》(李瑞環 2016); 陝西師範大學兩篇: 《內蒙古武川方言重疊式和附加式研究》(高潔茹 2016); 《徐州方言詞綴研究》(賈寧波 2017); 西北師範大學兩篇: 《涼州(張義)方言詞匯研究》(蘭喜梅 2015); 《涼州區方言詞法研究》(劉媛媛 2018); 蘭州大學兩篇: 《天祝方言詞匯研究》(楊揚 2013)、《甘肅天祝縣漢語方言語法研究》(宋珊 2017); 其他十一篇: 《清徐方言詞綴研究》(張瑋 2012, 江蘇師範大學); 《山東濟寧方言詞綴研究》(唐珊珊 2012, 湖南師範大學); 《山東滕州方言詞綴研究》(孫浩峰 2013, 渤海大學); 《文水方言詞綴研究》(梁宏 2013, 遼寧師範大學); 《山東蘭陵方言詞綴研究》(王豔雲 2019, 揚州大學); 《山東臨沂方言詞綴研究》(李勵 2015, 曲阜師範大學); 《萊蕪方言詞綴研究》(田洪燕 2011, 山東大學); 《淄博方言詞綴研究》(肖燕飛 2007, 山東師範大學); 《甘肅定西話詞綴研究》(王文婷 2019, 牡丹江師範學院); 《皖北中原官話語法研究》(侯超 2013, 南京師範大學); 《即墨方言研究》(王玉佳 2016, 廣西民族大學)。

期刊論文: 《淺析蘭州方言中的詞綴“頭”》(王小娟 2019, 文教資料第 21 期); 《甘肅漢語方言詞法初探》(一虛 1994, 西北師大學報 社會科學版 第 6 期); 《談邢臺方言中的名詞詞綴》(郝世寧 2002, 邢臺師範高專學報第 3 期); 《青海話中的詞綴“頭”》(谷曉恒 2006, 青海民族研究第 2 期)

南開大學在讀學生提供了 6 種語料: 河北承德下板城和隆化(孫朝陽)、河北廊坊香河縣(王媛)、天津薊縣(白璐瑤)、河北邢臺新河縣(楊牧)、河北邢臺巨鹿(於可心、趙涵), 河北河間市故仙鎮前辛莊和獻縣語料分別由南開大學王紅廠老師和河北大學傅林老師提供。謹向以上諸位致謝!

參考文獻:

- 褚福俠 2007 《元曲詞綴研究》, 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蔣宗許 2009 《漢語詞綴研究》, 巴蜀書社。
- 李小軍 2016 《漢語語法化演變中的音變及音義互動關係》,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劉傳鴻 2018 《中古漢語詞綴考辨》, 北京大學出版社。
- 陸志韋等 1964 《漢語的構詞法(修訂本)》, 科學出版社
- 彭睿 2020 《語法化理論的漢語視角》, 北京大學出版社。
- 吳繼章 2018 《河北方言詞綴及其調查研究的若干問題》, 中國語言文學研究第 2 期。
- 徐越 2001 現代漢語的“頭”, 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4 期。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 2016 《現代漢語詞典》(第 7 版),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鍾兆華 2015 《近代漢語虛詞詞典》, 商務印書館。
- 周一民 1998 《北京口語語法(詞法卷)》, 語文出版社。
- Wieger, Léon. 1899. *Rudiments de Parler Chinois: Dialecte Du*.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 Mullie, Jos. 1932. *The structural principl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oken language (Northern Pekingese dialect) Volume I*. Bureau of Engraving and Printing.

郭利霞 天津 南開大學漢語言文化學院 lixia3312@sina.com
孫佳樂 天津 南開大學漢語言文化學院 541244143@qq.com